

發現美洲的是鄭和？

——王勝焯述其新作

《鄭和發現美洲之新解》

比哥倫布發現美洲還要早60多年——這可以看作是王勝焯與MARK NICKLESS、LAURIE BONNER-NICKLESS二人合作的《鄭和發現美洲之新解》的一個重要觀點。作為作者和譯者，王勝焯認為，確認「鄭和發現美洲大陸」這一研究成果，不僅是一個時間概念，而是告訴世人：這在傳播人類文明和弘揚中國文化方面，具有極高的意義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

■明早期的航海技術較為發達，圖為明代戰船。



■甲午海戰乃是近代中國人邁向海洋的悲歌史。

《鄭和發現美洲之新解》的作者之一兼中文譯者王勝焯，乃是出生於台灣的美籍華人，畢業於台灣清華大學化學系，後前往美國南加州大學深造。她告訴記者，自己54歲開始從事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，而被約請完全加入到鄭和下西洋的研究中來，則是在2013年。她表示，取得今日的研究成果，實屬不易。

皮阿薩與《三寶太監西洋記》

鄭和下西洋時，曾經到達過美洲。這一觀點，據王勝焯介紹，可追溯到皮阿薩(PIASA)。MARK NICKLESS和LAURIE BONNER-NICKLESS二人曾對皮阿薩進行過深入的研究。皮阿薩是一幅宏偉的岩畫，畫面中有兩個可怕的怪物。在地理位置上，皮阿薩位於美國的伊利諾伊州，處在可以俯瞰密西西比河的峭壁之上。經過深入而繁複仔細的研究，在《鄭和發現美洲之新解》一書中提出了這樣的觀點：皮阿薩是一個具有「中國血統」的歷史之作，其乃是鄭和的艦隊在遠航到美洲的時候所繪製的「彩虹龍」。而這種觀點，也可以在另一本由中國人所寫作的書《三寶太監西洋記》中得到論證。這本書的作者乃是羅懋登，寫於1597年。王勝焯對記者表示，可從羅懋登的書中得到這樣的結論：鄭和的艦隊分別在1423、1433年的第六和第七次遠航時，抵達過美國的密西西比河，而這個時間，確實也比哥倫布的發現美洲新大陸時間早了60多年。

據了解，整個研究過程，三位作者詳細解讀了羅懋登的《三寶太監西洋記》以及考證了十七世紀末期美洲卡霍其亞土墩城的出土資料之後，確定了皮阿薩的真實地理位置，確立了皮阿薩的中國起源，論述了皮阿薩被破壞的經緯，確立了鄭和船隊第七次遠航登陸美洲海岸的年代、時間以及停泊地點，敘述了船隊成員發現卡霍其亞城的經過，分析了船隊成員造訪卡霍其亞並與美洲原住民接觸的情形，也敘述了其他成員與當地守城者衝突、和解及返國的經過。同時，比較《三寶太監西洋記》之內容及卡霍其亞城出土資料和瑪雅文化、奧塞奇文化之後，確認了羅懋登所說的鄭和國就是卡霍其亞。更值得關注的是，全書也確認了部分船隊成員回中國的路線、年代與時間，推論他們有可能於1434年造訪過羅馬教皇，將中國和阿拉伯人的信息帶給了歐洲人，點燃了文藝復興。這些，都是全書非常重要的觀點。

在研究和論證方法上，值得一提的，便是羅懋登的《三寶太監西洋記》是否具有準確性。王勝焯對記者表



■王勝焯博士 受訪者提供



■澳門東望洋山燈塔乃西方憑藉航海技術進入中國的存證。



■《鄭和發現美洲之新解》

示，傳統上，中國學界將這本書視為是神魔小說；但是，若換一個視角來看，這本書中有關鄭和船隊的路線、海岸、地域都有細化的對應，透露了鄭和船隊穿越北大西洋、訪問美洲心臟地帶的史實。

鄭和乃是創造了歷史的英雄

王勝焯對記者表示，選擇鄭和作為寫作和研究的對象，具有非常特殊的歷史和現實意義，其最大的價值是讓中國人了解歷史真相，並效法「鄭和精神」，重建民族信心和自豪感，不怕困難、勇往直前。

王勝焯說，鄭和雖苦大仇深，但內心強大，長大後為燕王朱棣立下戰功，獲得後來成為明成祖的朱棣對他的十分信賴，並委以下西洋「撫夷尋寶」的重任，最後他卻終於印地安人居住的美洲大陸。鄭和的一生多離鄉背井，常與日月、星辰為伴，海水、季風為友，船就是家，水手就是親人。鄭和是一首史詩，或者說，是一首史詩中真正的英雄。鄭和不同於歷史上的眾多宦官，他是創造了歷史的英雄，而眾多的宦官則為歷史湮沒，化為塵埃。

而就深層次的歷史回溯鄭和下西洋之價值來看，王勝焯認為，綜觀明代歷史，不能擺脫內亂與外患的局面。由於這兩種因素的交織作用，最後明朝從經濟規模可稱世界第一走向敗亡；而在遙遠的歐洲與美洲，海洋強權已經崛起，乘風破浪，航向東方，強如大清帝國者，在海上也兵敗如落葉。那是一個讓人痛心的時代，明初的海洋盛世早已隨浪花消逝；那也是一個讓人緬懷鄭和的時代，因為他能從一個小小的悲劇人物開始，走出國門，遠航於世界大洋的洶湧波濤之上，並贏得敬仰與臣服；就在他長眠於異鄉的土地後，也還有宣德金牌的永久陪伴。

期青年人把握歷史、追夢未來

出書是一種怎樣的感覺？王勝焯表示，出書就像母親孕育胎兒，從種因(構思)、保育(寫作)、而至瓜熟

落地(出版)；只有母親(作者)才能說得清楚胎兒的悸動，也只有母親才能感受到無比獨特的陣痛(曾被出版商拒絕)和喜悅(又被出版商接受)。更重要的是，一本書就像一個孩子，需要世界關注，才能茁壯成長，作出貢獻。

因此，王勝焯希望讀者發現《鄭和發現美洲之新解》是一本饒有趣味的讀物；希望讀者除了得知明水手的偉大航行成就外，也必須了解，明清禁止與外國進行海上貿易或交往，是妨礙過去中國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；更希望中國人努力設法恢復鄭和下西洋時代的輝煌，有力、和平地實現「中國夢」。而在人生成長方面，王勝焯希望讀者要始終保持對周圍生活、事物的好奇心和獨立思考，因為「好奇」是創造和探索新領域的絕佳動力。畢竟，在王勝焯看來，研究和寫作需要長時間保持對研究項目的專注與熱情，並以單純、客觀的心態接受所研究的人物對象，理解他們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所做出的超越，並願接受自己當下的時代局限，以平和的心境和積極的態度，也做出個人的超越。

談及當前的文化生態，王勝焯以中國飲食作比喻，認為中國人離不開有中國特色的「餐桌文化」嗎？過年的盆菜會一律用外國語文書寫嗎？會認為一位完全不會說中國話、或中國方言(包括少數民族的語言)的人是真正的中國人、懂中國文化嗎？她尤為希望當今的港台青年人把握歷史、追夢未來。她坦言，十分明白青年人的心中有困惑，然而這不能成為拒絕接受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借口，也無法成為完全西化的敲門磚。港台青年人趁年輕力壯之時，要努力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文化，去其糟粕而存其精良。青年人要加強自己的中文語文能力，以便多方閱讀中國歷史和文化報章、書籍；其次要多方參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有關活動，熟悉當今中國歷史和文化發展的新方向，並參與討論；最後，行有餘力，出錢或出力支持中國歷史和文化活動，並開啟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創新事業。

香港學界興起墨學熱潮

由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博士生黃蕉風倡議發起，並匯匯了香港與內地學者的「香港墨教協會」於本港正式註冊成立，並且以致力於推動墨學為宗旨，堪稱香港傳統國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活動。

日前，黃蕉風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，談及了自己對本港墨學推廣的看法和規劃。他對本報記者表示，墨家在先秦時代和儒家並稱「世之顯學」，其「兼愛」、「非攻」、「節用」等思想在彼時有很大的影響力；後來由於「秦火」和漢武「獨尊儒術」的關係，淪為「千年絕學」，乏人問津。清末民初，墨學始有復興，胡適、梁啟超等新文化運動先賢都曾力倡墨學。因此，黃蕉風表示，自己選擇墨學作為一個研究和探討的方向，並希望把墨學復興的路徑重新接上，也是一份歷史責任感。

對於墨學在目前國學中的整體現狀，黃蕉風坦言並不樂觀。他說，墨家墨學可以說是重要組成部分。但現在它在國學復興浪潮中，卻隱而不彰，相比儒家、道家，專門從事墨家研究的學者在學術界居於少數。若論到建制和實體復興就更可憐，內地每年有幾百家儒家書院在興建，各地的儒家讀經運動方興未艾，於墨家墨學而言，可謂沒有太大進展。所以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。

據悉，作為一個推廣墨家文化的文化教育性質的社團，該團體成員主要以香港和內地兩地高校中研習國學、特別是墨學的青年學生為主。香港學生和內地學生各佔一半。同時，黃蕉風等現正在籌備建立一間墨家書院——「兼愛書院」，地方還在找。同時在粵港三地推動《墨子》經典的讀經班，補上「讀經運動」沒有墨家經典的缺環。他表示，自己還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，畢竟墨學復興是一個長久的過程，無法畢其功於一役。

■新年於車公廟祈願的市民眾多，顯現本港有濃郁的傳統文化氛圍。



對於開展相關活動所遭遇的困難，黃蕉風並不迴避。他對記者表示，最大的困難還是在於如何向各界人士彰顯「復興墨學」的重要性。一般別人辦機構做活動，無非缺錢缺人；從事復興墨學的活動當然也缺相應資源，也需要支持，但這仍然不是主要的；如果不能充分論證墨學之於國學、傳統文化的不可或缺，那麼就可能淹沒在當前一片「同質化」的國學機構和社團中。黃蕉風坦言，這不是他和同道所希望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當前內地和香港的民間因為一些問題而產生情感摩擦

■內地訪港遊客眾多，黃蕉風認為國學可以彌平雙方對立。



的背景下，黃蕉風認為，包含墨學在內的國學，可以發揮出獨特的溝通和對話功用。他向本報記者表示，共同的文化和信仰，是構建共同體的重要凝結核，過去常說「同文同種」，就是這個道理；政制的分歧可能會讓人彼此隔膜，但文化和信仰是無法斬斷的；國學之功用，在於認識自己，認識他人，認識民族，認識國家；化成民俗，養成君子，消弭暴戾之氣；畢竟這是一個對話的時代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匯